

春秋諸傳會通

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

進士廬陵李廉輯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空同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傳見上胡

氏下國

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礼。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国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礼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国，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国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国之善詞，上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作杵公

附錄

左氏

空同

命受玉情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

伐京師

周事

空同

十一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于王十二年王以戎故討王子帶，帶奔齊。侯使管

夷吾平戎于王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管仲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莊踐乃職無逆朕命

且言王子帶事畢

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

怠其十年

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子叔子帶自齊歸京師

去其十年

春諸侯城衛楚

之會是肆于寵樂

其行羞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

忽于簡書

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

侵鄭，近在王都之側。

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

春秋之法也。

齊桓晉文若此，則直書于策，其事則直書于策，其

道桓文

之事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鹹衛

空同

會于鹹，淮夷病祀，故目謀王室也。

致

兵車之

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壽



賜穀甯母及鹹之會

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

服鄭城緣陵之事

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

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緣陵

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澶淵

之會

既而无歸大夫不書而國列称人今

杞邑

謂器用

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

之城

杞也

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與文不與桓公城之不能救則桓公躬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諱也

曷爲爲桓公諱上无天子下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躬

諸侯

專封也

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與文不與桓公城之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何上无天子下无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德衰待諸侯然

後能乃

救之則

可也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

則其曰

安與

桓公城

之存

之序

是各自

欲城

無總一

之者非伯者

桓德衰矣

直曰散何也

諸侯无小大

之制故曰散

辭也

桓德衰矣

三國而書

諸侯而

詞不同城

楚丘則減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

諸侯而

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

邢以自遷爲文故再

之序城

邢丘則減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

諸侯

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緣陵

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澶淵

之會

既而无歸大夫不書而國列称人今

杞邑

謂器用

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

之城

杞也

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與文不與桓公城之不能救則桓公躬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諱也

曷爲爲桓公諱上无天子下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德衰待諸侯然

後能乃

救之則

可也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

則其曰

安與

桓公城

諸侯

專封也

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與文不與桓公城之不能救則桓公躬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諱也

曷爲爲桓公諱上无天子下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德衰待諸侯然

後能乃

救之則

可也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

則其曰

安與

桓公城

之存

之序

是各自

欲城

無總一

之者非伯者

桓德衰矣

直曰散何也

諸侯无小大

之制故曰散

辭也

桓德衰矣

三國而書

諸侯而

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

邢以自遷爲文故再

之序城

邢丘則減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

諸侯而

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

諸侯

專封也

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與文不與桓公城之不能救則桓公躬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諱也

曷爲爲桓公諱上无天子下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躬

之義不得專封也

桓公德衰待諸侯然

後能乃

救之則

可也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

則其曰

安與

桓公城

之存

之序

是各自

欲城

無總一

之者非伯者

桓德衰矣

直曰散何也

諸侯无小大

之制故曰散

辭也

桓德衰矣

三國而書

諸侯而

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

邢以自遷爲文故再

之序城

邢丘則減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

諸侯而</p

冬公子友如齊聘則在會諸侯已歸矣不可以葬
立而難此也此數說大抵可參通胡氏雖以爲前
者以其亦有專封之嫌也此說微與諸家不同
自後凡然視城邢之再序則此爲畧詞所以畧之
書所會爲罪魯緣陵不書其人爲罪諸侯谷梁以
城邢再列三帥爲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爲齊之專
緣陵不列序爲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爲專
封春秋实与而文不与之辭此三家之異也胡氏
於城邢城楚丘用谷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作鄆谷梁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縉子也朝
繁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則
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則
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談魯也朝
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若而是之甚乎蓋僖公鍾愛其女使之朝病鄆也魯秉
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僖公鍾愛其女使之朝病鄆也魯秉
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防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
之德有伯鷺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
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
春秋傳

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妾氏

○胡氏說本公穀啖子而發明

僖公鍾愛之說三家不及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東有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

○晋卜偃曰期年將下記異也

主伯者之象也齊桓將卒伯道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
豐夷狄動不繫國者天下異也

○沙鹿晋地也

晋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
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沙鹿谷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漢書元
后傳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徒魏郡元城委粟里
元城健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使卜之曰陰爲陽
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伯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與元城郭東有五鹿之麞即沙鹿
也公羊以爲河上邑陷入于地中者恐兆

○沙鹿經書山崩二此

十有五年春正月公如齊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正月公如齊

宗氏 通傳例諸侯五年再相
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年再朝之 朝之制同於事
義故錄之 之制同於事

田月者善公能念恩
尊事齊桓又合古五
平再朝矣

懿氏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師

率

殷之會也

穆伯帥師及諸夏之
教公羊註既約救徐
自往遣大夫

大夫救徐諸侯
往卒不能解也

次于匡以待之

穆伯帥師及諸夏之
公羊自往既約救徐
遂繼事也次止

大夫救徐諸侯
往卒不能解也

息庸也而號書不徐
之曰勑御今明可暴

橫懸陵之罪也
于壯丘見諸北
夷狄安中國而
書次則尤憲
至誠无息不怠
始勤而終成不
誠也

善於用兵也。著徐在山東與齊密形勢言之，非有覩糧候敵患之不協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其當速而故緩失之志怠矣。凡兵而書終息則久，春秋謹始卒，無忘於效也。有者

越險之難也。卒次于匡，見伯主行見桓德，益衰。救未有不善之用，師之義矣。中欲有國者，數不以固其國矣。疾在而大失將

將師是何

於是始桓公爲之也。會歛未有
公子慶父弑閔者也。而數廿爲
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書帥師者其林帥

國經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國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國牡丘杜氏閼其地之外傳曰齊桓築葵茲宴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而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韋昭注牡丘等皆諸夏之閼。國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穀梁

食夜

辛

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卒楚執宋公伯道衰中國微之應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穀梁

伐厉以殺徐也

庚

厉楚與國也。曹公稱師者桓公伯衰曹獨命

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解徐也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以林則厉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殺而還正所謂未

聞巧之父者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

辛

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至夕也

穀梁

齊桓德

衰危而致之

癸

不以徐至者

諸侯不親行也

庚

殺徐大無功也

季姬歸于鄭○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氏長歷己卯

左氏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庚

夷伯曾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謐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震

擊者雷電

辛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字也季氏之字則微

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

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庚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庚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明夷伯之廟過制

庚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

庚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

故因明禮制

庚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

庚

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

庚

爲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熟而入誅不加之

庚

震惟此事耳春秋書

冬宋人伐曹

卷之三

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莊十四年

兵自莊之

諸夏之相交

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於是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故永嘉薛氏以爲伐厉而宋人內叛此桓德之衰而宋襄之私可以見矣

卷之三
宋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有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

宋人爲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有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卷之三

宋人爲不釋之憾

地相接必欲

吞嚥而後已乎

徐恃

徐恃也

夷狄相敗志也

夷狄相敗志也

起禍亂之原

起禍亂之原

謹兵車

卷之三

見楚兵之獨勝救徐之威

不立伐厉之謀無補也

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无据之言也

爾公羊注

以爲徐滅

秦穆姬屬賈君焉且

盡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

秦伯列城

秦伯列城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卷之三

徐之卒号本其夷狄之称

不立伐厉之謀無補也

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无据之言也

爾公羊注

以爲徐滅

秦穆姬屬賈君焉且

盡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

秦伯列城

秦伯列城

不免君子怨以爲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此一役也秦可俟歸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大子圍爲賛於秦二十二年逃歸公三賈公三此編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也君獻公姬圉惠公子公三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韓之戰晋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公三獲者不与之辭諸侯非可相獲公三伐晋伯而經不書伐專罪晋也獲晋侯以歸而經不書帰免秦伯也公三書伐晉侯以歸而經不書帰免秦伯也公三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公三此專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貪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公三羊用人故以民爲貴春秋正名定分故以君爲重公三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孟子爲時君牛敵舜命禹必以元后爲先此經由大常而仲尼祖述之者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爲民輕棄君觀論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托以爲民輕棄君觀而而不顧矣公三之辭也

陳公三

之辭也

范例凡書獲有六莒擎晋侯華元蔡公子變陳夏齒齊國書也於晋侯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彰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擎顯公子之始自餘不發傳從省文獲麟不入此例公三秦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曲至穆公此爲見經之始

附錄

田州兵說

各繕

兵甲

晋作爰田周兵在此年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二千五伯家爲州使州長

是年桓

公伯襄

而宋楚秦晋之变

遽

春秋備書之其五伯迭與之會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陳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特書日者記元正有变爾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羊不言晦谷梁决不日而月皆兆

卷之三
自是季氏世爲卿也。正也称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其称季友何賢也？不称季來歸不称友。據犁。夫戰不称季來歸不称友。得称弟而称季以賢之也。不言。季者其字友者其名。大夫卒而書名。季子如仲遂嬰齊之等是也。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也。仲爲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憚其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志。變法亂紀。世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三月壬申公子李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甲子公孫茲卒○冬十

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
淮、鄆、左右。漢

下邳今泗洲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戊周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鄖，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鄖爲淮夷所病，兵卒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與國

臯陶

後

以報斐

齊爲徐伐英氏

以見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

公至

自會

地

下魯

以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事未歸而取項。

齊人

也。

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

諸侯之事，曰至自會，猶有公至書，以爲尉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下九月

滅項者魯也。

二傳以爲桓

公滅項者魯也。是也。由此知項爲魯

其詞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書內，則公取鄭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鄭，是也。」

陳也。於是公猶在齊，非公命也。書滅項失兵權之漸。

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營半夷

也。

其意也。襄公在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營半夷，亦執政之臣擣權爲也。」

也。襄公在晉書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營半夷，亦執政之臣擣權爲也。」

也。

也。

也。

也。

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

襄公

也。

也。

也。

夷儀公孫舍之入陳蔡侯會召陵公孫姓帥師滅沈春

襄公

也。

也。

也。

秋志必謹而主其身。公會諸侯而大臣滅項而止。僖公于魯，既亡，公志荒之。

襄公

也。

也。

也。

政也。公會諸侯而大臣滅項而止。僖公于魯，既亡，公志荒之。

襄公

也。

也。

也。

滅之乎？桓公知項爲齊滅其說曰：「滅項孰滅之？」

襄公

也。

也。

也。

善樂也。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始善

襄公

也。

也。

也。

特從左氏法耳。故胡氏

襄公

也。

也。

也。

冬十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襄公

也。

也。

也。

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襄公

也。

也。

也。

鄭姬嬖如夫人者六人。長姬生武孟少姬，生武孟。

襄公

也。

也。

也。

管仲卒，因寺人昭公屬孝公。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武孟。

襄公

也。

也。

也。

宋人紹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赴辛巳夜，墮雍巫即易牙。入與寺人昭公，以爲天子。雍巫有寵於宋華子，生武孟。

襄公

也。

也。

也。

治而已矣。雖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齊，糾邾捷。
晉襄之誼僅異於

魯荊

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爲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爲予宋罪，齊之書是以何伐不直在宋矣？鄭曰：「及者所以別客主，不直不施於直。」宋言及明，亦以此年宋及齊戰爲予宋罪，齊之書是以何伐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立

凶戰危，何得汉汲欲戰故九爲志乎？戰者春秋皆

賤

之在王人而及客

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

變又以深賤宋也。

殺者，又以客及主者乃變

又以深賤宋也。

殺者，又以客及主者乃變

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

亥日設

云：「而葬亂故？」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加利。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十

冬，邢人狄人伐衛

桓公

九月

庚午

葬齊桓公

之

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十

見救

諸侯也。

告妻

而夏中國

也。

使衛嘗亡滅東徙，度河無所控告。

桓公方沒，不念舊德，以厚報怨，以惡報德，形戮之

也。而其德遠也。

邢人狄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乎？夷狄之伐衛，所以救于第

下之私也。以大甚矣，以直報怨，身之仁也。以怨報德，以厚報怨，之

也。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

也。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書中國，所以報德安知，非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宋公，主背不

此宋恩知命，而衛不知出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亦非有

以報德，安知德，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宋公，主背不

此宋以戰義，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事主背不

此宋以戰義，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事主背不

此宋以戰義，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事主背不

此宋以戰義，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事主背不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宣公也

執之是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與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離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称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有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称人監也。

臘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称人宋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漏于侯歸之于京是也。若邾人執鄫子晋侯執曹伯襄十六年晉人宋人執蛮戎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累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与此例論也。

又滕自莊十六年盟幽後皆不与會盟何休以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子會盟于邾己酉邾

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公公羊作宋人

左氏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而况敢用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虛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宋伯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宗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顧而以伐之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注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注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注以求國之君因邾人日之也。以求之者叨其鼻以齋社也。注音二曹南人口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要齊非伯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子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

賦像并其情不得跡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鄭子會盟踐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鄆鄭伯髡頑如昭公十一年楚執蔡出子友用者二此年用鄭子及昭子說左氏以說者亦以爲用入榮者二此年用鄭子及昭子說於宋何以爲宋公使邾執之未知然否

釋人伐刑

以報荒圍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无道諸侯
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禦之衛不自省其從宋伐衛之也
衛而以報復爲事皋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

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

人盟于齊有公字相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二月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之會

宋征齊有隙而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
執宋公印齊蓋構會諸侯爲此盟以謀宋矣

卷之三

魯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称人外卑者也。盟會不志于春秋凡之禮

諸侯

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殺公外則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

以始
異也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卒夷狄之也。僖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

南以濟
川資

猶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旣沒中國無伯鄭

卷之二

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

上
中國

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
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譏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

卷之二

楚初上議裏盟也不司公議也齊桓卒陳乘主盟也則曷爲

望溪集

春秋不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
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
有_國齊之盟楚列中國之盟_國始此惟公羊注以爲齊
楚之欲得志於中國久矣因宋所立未以深怨於宋大槩皆此
得_國以參盟於上國矣齊孝親託齊孝以爲主而楚遂
都彼蔡鄭固平日爲之驅使服役乃聽桓公攘楚之用力
曾之君大可責也故陳氏見不說亦有_國之_國而無足深責而齊
以夷狄會中國之說亦有_國而無足深責而齊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

力危民暇擣工諸國
酒月離食擣無俟魚
於削衆用危使朝爛
酒如兵威懼焰修而
滌火甲和檢滌其亡
於消雖萬身而禁何
色膏多民若後令哉
心以城者不即畫易
昏滅郭文及安考曰
而亡雖王者故其天
出而固也湯克國行
惡莫而九也勤職健
政竟不有自于夕君
者也能國朝邦省子
乎而自家至荒其以
其况強者于度典自
好於士日土刑強
士政地雖者禹也
功治廣則不隍其百
向立而輕則待矣

亡陸我酒坐之
減淳無不足治自百
者曰加道大亡姓而
其乘損道亡臣也一
事人焉也臣也一亡
微之正染背酒日也
危名亡叛於相過
春惡而鄭民酒率春
秋易已棄爲滌淇
之見矣其冠於去說
作也師盜色狀曰書
聖滅梁心若梁其曰
亡昏魚君主秦亟
人入所之沒秦自耳
以國而肆亡目從法
明罪不其也塞內之
微易書暴如上發家
也知其取加無故犯
梁也義人力正云罪
本自安之役長爾四
侯在國焉之家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矣深

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

夏鄼子來朝

王之子所封

二年新作雉門

及兩觀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異

者宋已滅鄼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鄼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

于鄭之始釀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於是衛方病邢也

者能常與

也中國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乎救齊能救之衛欲滅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圍穀於菟帥師伐

比曰漢東之國隨爲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
使然我張吾三君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則
速祀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鄭師
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
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慶于齊之後遂爲
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旣卒中國無伯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因邢之盟也孝公不

所以邢故爲中國患此齊邢之盟
所以爲中國患此齊邢之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地

左氏

宋襄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其亡乎幸而後敗

宋爲盟主故在齊上

盟於楚人自爲

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

侯於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爲主人自爲

盟而張伯中國而求之於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

已矣

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

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左氏

食省用務牆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公從

之是歲饑而不害

羊

何以書記灾也

公羊

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

例旱則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

不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灾成也故公羊以

大旱爲記灾与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作霍穀作

公羊

何以書記灾也

雪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

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又

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中中國也

公羊所以重辭也

胡氏

執宋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

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胡氏

執宋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

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鹿桓子以狼於趙而以乘猶然不畏池之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士

上之烈合天爲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之則宋直楚曲其事也

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雖虎

陳氏

申執之德言楚公不猶言楚人執

諸侯執之中國則是與諸侯執之云爾

獨爲德言楚公不猶言楚人執

諸侯執之中國則是與諸侯執之云爾

之說公以伐宋與定七年齊人執衛北宮結以復讐此二以字皆曰以重詞也故范氏以爲以有二義此説殊無義不若只以入以者不以之例自通

冬公伐邾

句故傳在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冬

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

稱楚子使來不

金

賤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

子目夷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可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固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詞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

楚

獻捷書

捷軍得也

不曰宋捷不與

者罪魯受惡人物也

楚捷於宋也

楚衛人賤

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

不與故楚來獻捷以魯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

楚捷不入之則是遂予楚也故特

于孟會不称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

孟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

于孟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

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會不言其所爲盟目之也不言楚不予以楚專釋也獨會于稷書之宋亂爲受鄧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灾故者爲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其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爲宋方主會而蠻夷熟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禽獸將逼入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軟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僨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已或以寫嘉我公之敵患誤矣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公之敵患誤矣

侯聖人務全中國之体也春秋此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鄆子會盟子邾

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故張氏說得之

二十一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作朐

服任宿湏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与有濟之祀必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湏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春秋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

是故雖邾入滅湏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湏句雖邾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

鄫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經之敗復喪于邾至文公七年間晉以伐邾乃取之而寘文

魯公子焉於是魯有湏句矣

取湏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大過湏句子旣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若如杜氏說則鄫亦魯私屬何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湏句以爲邾城其國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張氏

宋公嘗困於楚矣疾

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穀源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交邾人于戰升墜

升陞

秋八月

卷之六

父
子
人
下

子戰子

陞升附

卷五

11

三

邾人爲湏句故出師公甲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蠭蠭有毒升墜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胡氏記称邾婁復之以失蓋自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魯无故續

鄭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貶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父矣君將囚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戰則又以告公曰天可亡也

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明耻教戰求殺敵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爰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忘鼓儳可也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于鄭取鄭二姬以歸叔蕡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諸侯

是以知其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遂霸也

子溫之陽楚人游而來有司曰請迨其未畢事而擊之公不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請公不可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曰事遇期曰期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嫡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以之

戰以爲復雪之恥也。雪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役，執滕子圍曹，爲雪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敗之。敗之日，久而不答，則反其敗，竟之。

成王成王怒而棄之故曰殺人而不知則反其前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要冑非以因國也

水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怨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襄公曰：「君子不惟人危，不文人已湏。」其言既出，旌旗斂於

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

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人者言也
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信也言而不
信道道之所貴者時其行勢也_○道有時事
有勢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兀夫之狷介

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子反左傳作子魚未事有終始順事怒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上猶曰薄德而一會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盜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因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与二毛則亦盜跖之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張氏楚子

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也

春秋中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鄖郢陵雖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如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与宋晉之汲汲与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已詳穀梁說亦好

附錄晋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宋圍緒

緒楚邑

臣氏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臣氏初卒有適伊川有被髮禡野者曰不

夏之召宜藉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此其以惡報恩也

胡氏泓荆楚之勢張矣齊侯旣無尊

季氏

故也

公

葬失民也

張氏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三年宋襄之立在僖九年十八年宋昭公之葬南之文与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寫与朱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与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献之後爵居庶邦侯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季氏

傷於泓

公

葬父之不

張氏

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三年六月李氏曰謂春秋不与宋襄之伯則曹

南之文与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寫

与朱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与秦楚之君

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

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献之後爵居庶邦侯

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古威仁惇之甚致夷以謀夏義而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幾得臣即子玉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幾得臣即子玉

陳頃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頃襄四年陳人圍頃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書曰杞子夷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紂称伯至此用夷礼貶称子傳注又曰成仲尼以交貶称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成公始行夷礼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也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实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一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立櫛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聚而称子存諸夏也

同備見莊二十七年

附錄

杞子

杞氏

杞子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

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王出居于鄭

杞氏

杞氏

杞氏

杞子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

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備滑也故不听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滅以蕃屏周管蔡鄅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鄆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卒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狡皆則之四姦具矣民未忘禍王口又與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顏叔挑子出狄師伐鄭取撫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祀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

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噲氏王替
噲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
師攻王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
鄭鄭子以噲氏居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穀不
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
晋使左驃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出居
于鄭辟母弟之難也甘昭公王子帶也

能乎母也。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無出特書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瞞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大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晉公
子聰耳之及於難也葬狄從者孤偃趙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
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孔偃趙衰
季隗顏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牆咎如獲其二女叔
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
于鄖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不告也
晋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

於今年

左氏

宋公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

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脯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日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拔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礼從国子例誠也故名礼至爲銘曰余腋殺国子莫余敢止不正本而滅同姓也公羊同也示王法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曷爲不名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也邢雖与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會不反思而迂怒於邢又遣礼至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隣国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崩楚則僭号稱王聖人比諸夷孙於戎夢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礼故書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固若不与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礼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此條左氏無事迹公羊以爲宋三世內娶大夫之女故公族以弱威權下流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三世謂茲父王臣叔伯也穀梁謂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以爲孔子之祖父累於宋矯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而不忍稱名氏皆無據之言不可從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鄀鄀闔閭以中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商密降秦師楚子玉追秦師不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也蓋納者內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子也子也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与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礼安靖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

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侵義正辭
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禦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
亦正本自正之謂也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
治之意也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
反使夷狄行其
義閔中國之先伯也

既陳頤之爭又
見於襄之四年

見於襄之四年

1

葬僖文公○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悼子、莒慶盟于洮城。
脩衛文公之好。目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鄭之役復
立。○悲心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
名以行事。故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
脩文王之好。

金平事

卷之三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之業而言宣於諸侯

勤王諸侯信

之遇皇帝戰于阪泉之北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臯樊右師圍溫左師納王四月丁巳王入于溫城晉侯朝王王享體命

之宥請隧畔許曰王章也与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冬、晉疾圉原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日原將降矣請待
之以日信國之宝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趙襄爲原大夫。狐療爲溫大夫。

十六年春王正月

盈竊莊子

卷之二

公不_會大_夫其_曰竊_速何_也以_其竊_亨子

可以言
會也

卷之三

1

卷之三

齊師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穀。弗及。

舊公穀作嚮濟北谷城縣西有地名嚮下

諸侯無作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其言至雋弗及何侈也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強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雋急辭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入其追也曰師以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郿弗及罪魯也諸師入境曰侵少則称人衆則称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其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兵衆以邀魯也其爲緩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識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識其深入追齊至郿是也郿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迂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侵我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率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曾人忍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姬縣嬖無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出子嗣諸侯謀其不協弥縫其闕而國賴其灾招舊職也及君即位而嗣也九年而棄命廢職具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成也乞不保得之詞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迂怒於邢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不正勝也非所謂出當復反戰也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

春秋諸侯會通卷之十一

廬陵進士李嘉輯

僖公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子來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唯其爵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賤之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无礼不備故魯入之也

賈見前

杞子說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月九日

杞子

責無喪紀禮也

張良

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然報德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賈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鳩鳩能以入矣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旆赦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禦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始入而敵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僻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所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敵也楚序諸侯之令子此楚子也其林人何上主兵故称人耶不得志以微者告

賈曷爲賈爲執宋公故

也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

信夷狄何也不正其

也中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杞子說

宋方是與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

國名

期宋方是圍无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楚

人貶也宋公先伐之後作賓下矣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擾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雖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視憲尤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陳氏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則其称人何謬乎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丁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爲諸侯長矣楚之称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爲之也曾僖穆文夫子之弘納頓子滅夔取齊公卒而崩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之是爲夷狄之強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不称人則疑於第王遺翟宋之楚人正義上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

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居丁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初來圍宋必入獨親至宋國使子玉於宋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非不以稱人爲貶而說據經爲合但不敵言杜氏之說爲謬耳

○晉文公之說爲和解故宋亦與盟宋此耳

○成伯安強自宋始矣大抵宋此耳

○楚莊公之說爲和解故宋亦與盟宋此耳

○宋公之說爲和解故宋亦與盟宋此耳

○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

○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居丁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初來圍宋必入獨親至宋國使子玉於宋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非不以稱人爲貶而說據經爲合但不敵言杜氏之說爲謬耳

○晉文公之說爲和解故宋亦與盟宋此耳

○成伯安強自宋始矣大抵宋此耳

○楚莊公之說爲和解故宋亦與盟宋此耳

○宋公之說爲和解故宋亦與盟宋此耳

○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

大司馬以郤穀將中軍

左氏以郤穀將中軍
晉侯殺之于申
晉侯殺之于申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六

卷之四

正義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中二

卷之三

宋史

卷一

卷之二

卷之三

源二

卷一
三

卷之三

卷之三

1-

卷之二

七

十一

1

三

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附錄

左氏 晉侯事

寺人披請見晉侯辭焉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晉侯之豎頭湏守藏者也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惟君在矣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竊人之財也國君而雖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遷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遂隱而死晉侯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買戍衛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晋侯齊侯盟于歛孟衛侯請盟于晋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晋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子叢即買也內諱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審刺其情謂之刺之也

君子謂之刺者若曰審刺其情謂之刺之也

春秋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周公旦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

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刺之則知買爲無罪失夫殺

無罪之士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

乎不君矣故時書其故以賤之也

春秋子楚以恤患之名臯晉文

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毅不知事實皆以

之忌克也

晋侯圍曹明焉多死曹人刃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紓舍於墓師迁焉曹人怨懼爲其所得者裕而卒之因其兇而攻之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頓瘞負羈氏殺顛頓徇于師宋人怒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撓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所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其曰人何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晋侯圍曹明焉多死曹人刃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紓舍於墓師迁焉曹人怨懼爲其所得者裕而卒之因其兇而攻之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頓瘞負羈氏殺顛頓徇于師宋人怒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撓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所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其曰人何也

不以晉侯畀宋公也。固界上古者觀文匿武修其
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訓典序成而不至於
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
將比全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
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
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
畀宋人謫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率動不中於禮亦
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
尚也。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也。引者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魏書晉侯殺孔正列以亦矣以魏者魏無

胡氏正例以稱侯以執曹伯書晋侯穀於此條又不通矣公羊拘於稱侯爲執芻之執員芻之執貨芻之執芻之執者執合而通矣無
使以此爲義兵其說曰畀者何与于者之後法度所存假使者甚惡也其惡奈何以
知事實之後也然則云何治其天王其惡奈何不以
承上晋侯入曹故不重言何治晋陸氏曰獄居鄭晋文
執齊慶封同例耳胡氏无傳想此不其居鄭晋文
曹伯畀宋与执戎蛮子漏楚同也此不其居鄭晋文
盖畀者猶此与彼之辟帰者以京師書此說與
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以上賜師之禮而彼
又跡書此說與楚子伐吳者執者非
尊卑言之越子說是據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趙子說是

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績三軍從晉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无
害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果得晉國陵阻
退又日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謫慝之口王怒少与
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宛春
之師唯西廣東官与若教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
無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戰謂子
禮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歎而棄之我則无礼何以戰
復曹衛以擣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許
狗宛春於衛月私許復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晋師退
若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還君退臣狃於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犯曰微楚之惠
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子怒從晋師退
河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舊而新是謀
山公改于城濮所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曰若楚惠何柰貞子曰漢陽諸姬表裏晉襄公曰

楚殺其大夫得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殺其大夫得臣。」子玉曰：「吾將死二臣止之。」其君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莫余毒也已。葬宮臣實爲多。伊尹

奉己而在民矣。非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尚可爲來也。之求鑑矣。

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功，以使交訟。南向，諸侯請盟。晉人弗許。是謂之失也。初，齊穆伯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謂也。乃能交訟。不勝任者，唯鑿知自私而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不能定霸。而率動煩擾若春秋者，於衛侯失國。

諸侯

之

意

之

意

之

意

之

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

癸亥

鄭地

癸丑

月

十八日

春秋通

日

王盟于平，衛、雍、干、晉、師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使史叔興平禮也。王未獻，楚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子人九、行彤弓一形矢百，歸于王。鄭伯介百乘，徒兵千乘，王子虎、伯傅、史叔孫無有老幼，奉楊子虎，盟于王庭。要言曰：「皆襄王內及而玄孫無有老幼，此盟明神殛之。」王命尹氏及子虎，賜之大輶之服。戎輶之服，三百人。子虎辭曰：「實會天王，而文不正。」於是殺也。謂是盟也。信謂晉子虎臨盟，不正。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俱亡。是故此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正。春秋雖存者，號曰祭耳。其实不及，小國之諸侯，晉文子所謂君道也。春秋之名实也。与其名有实行，天子之諸侯，周室東正，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削而不正。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此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正。

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
張文公於勝楚之後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合於易之威致天王之屈尊失正位居休之道故郡其可書者記之而天下勞役而不書

陳侯如會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

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會不及序也受命於會受命也

外乎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公朝于王所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

王在踐士非京師故曰王所

易爲不言公如京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公朝于王所

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

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

不言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

此之例矣亦

微有分別

又

天王自至之說左氏是

公羊不與

致王之說亦好但其往下之言非事實
見其餘之說陳氏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昔人復衛侯

甯武子與僕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歛犬射而殺之殺

歛犬元咺出奔晉失國也

歛也枕之股而哭之殺

歛大元咺出奔晉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其國

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

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

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名

而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

而再歸向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復

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

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立乎其位治

而再歸向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復

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

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立乎其位治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張侯入杞伯姬來而

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也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公子遂如齊七始此年文二宣元二宣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晉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無齊

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謫而不正之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此違凡变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不服衛許也○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晉侯曰溫子也○子也○近而踐土遠也○溫全天王之行也爲將若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陽全天王之行也天王也天王守于河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天王狩于河陽尊天子也○而全晉也啖助謂之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符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礼者也夫踐士之會王实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是以天子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晋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晉侯將會于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爲先書會後書狩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莊二十二年王巡號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爲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廵狩之礼以爲詞也正義曰言王天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封内不越国而取諸人河陽实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若此則又以狩爲田狩之名○諸侯在喪称子葬在鄭下召陵陳懷公称子又在鄭上杜氏傳無義例蓋主會者次之非褒貶也○秦与中國會始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

其日何錄乎內也○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此是謫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

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日

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夫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已僕矣以臣召君貞倒上下日不繫月猶宗天子不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然則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伯言朝至溫非王意也不可以伯言朝故書曰天王狩實見矣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出于晉文实致天子而朝之故曰晉文謗而不正

有日無月杜氏說是公穀鑒本不可取以他傳無解故錄之穀梁謹日之說得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



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于者

職納橐饋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于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賓諸深室審子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

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貳曷爲賤者諱何執文公爲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餘見前胡氏所引



晉有奉焉爾往辭間容之故言緩



其言歸之于者

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称復大夫不出其稱復絕之也自晋者晋有奉焉歸者易也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之稱人不得爲伯討也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之于者歸于者急詞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急詞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治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晋侯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晋柰盈皆抗辟也皆無歸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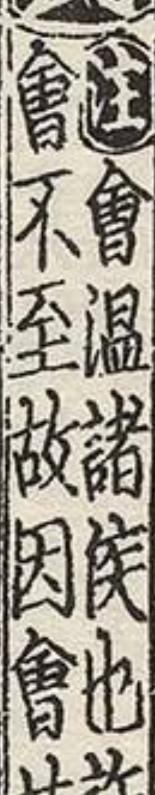
諸侯遂圍許

左傳丁丑日



春通

會溫諸侯也許凡再



會溫諸侯也許凡再

穀梁

事也

穀氏

諸侯比

再會天子再至

皆朝于王所而

許獨不

會以其不臣也

故諸侯圍許按

古者巡狩諸侯各

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亦

皆間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

繼事之辭也

許

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

從中國桓公及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

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轍而北向

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

令父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最爾之許合十

國之衆逾時越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卒亦以見

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

黃也歟

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敕許文公之編

書諸侯遂圍許皆義卒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

齊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敕許文公之編

春秋其亦與晋文之討貳

而不与晋文之遇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疾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齊桓公為會而對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

弟非禮也與衛皆命而不与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公說復曹伯

穀梁

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

遂會諸侯朝許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中國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中國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中國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中國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中國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也

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附錄

穀氏

晉作

行暑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也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

也

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也不稱朝不見公且

行辟天子六軍之名也

穀氏

事也

諸侯比

再會天子再至

皆朝于王所而

許獨不

會以其不臣也

故諸侯圍許按

古者巡狩諸侯各

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亦

微國

不能行朝禮雖不見

公賓禮之故書

未爵命者也

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讌

其曰來卑也

東夷也未通於上國曰歲再至其

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讌

微國

有以來
之也

公至自圍許其至以圍許父

踐士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伯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上有公字翟作狄翟泉

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汎水也

公會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轄濤

塗秦小子懸盟于翟泉尋踐士之盟且謀伐鄭也

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下盟列

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

夫諱公與盟大国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

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使微者會之月者惡功伯之廢於是左氏則皆

使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

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与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

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

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子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

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称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

翟氏晉初以大夫盟王

役王子虎不言溢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

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爲

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侯之

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殺公也

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也子周

翟泉盟王子皆非禮踐士于溫致天王

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推心之法則踐士王实自

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

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群然最聚於王都之

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士子虎治盟

秋大雨雹

爲災

穀梁

氣

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賤翟泉之口盜而明年書秦晋圍鄭豈無意哉

春秋

轉脅而不相入



正蒙曰允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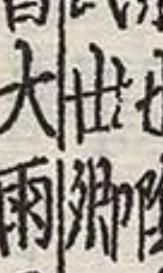
出則奮繫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雪霜雨露不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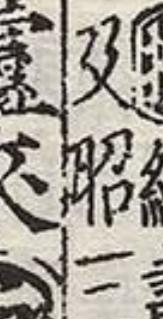
散則爲戾氣贍羅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

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蒙當是時僖公即



位日久季氏出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昭三年冬四年春



經書大雨雹三此年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

云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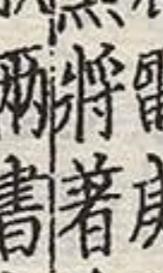
而信以禮義一年再朝不中礼故不復進也

一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而或費詞者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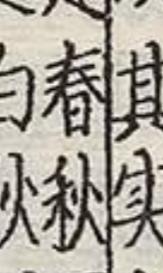
酉大雨雹震雷庚辰大雨雪正月己卯永

五月丁丑永將著其未不可不詳其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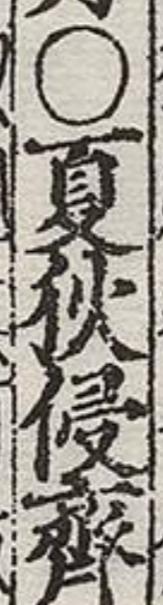
向氏以其言則遠人慕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

氏說是春秋不以例之卿犁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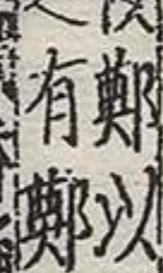
以例之白狄則非予介可知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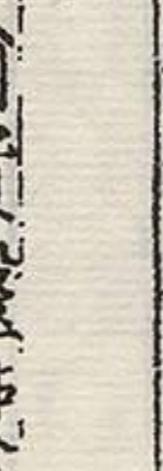
春秋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下

晉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



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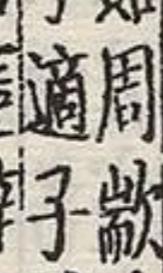
晉侯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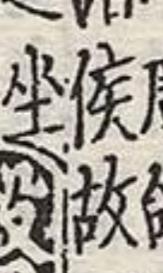
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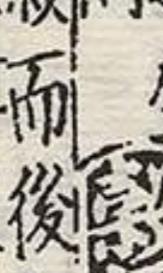
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许之乃释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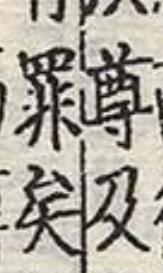
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许之乃释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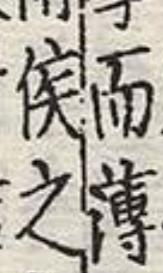
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许之乃释卫



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许之乃释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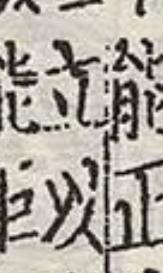
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许之乃释卫



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侯衛侯使賂行酰于王與晋侯皆十穀王许之乃释卫



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也

是殷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而稱又見殺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

忌克專殺濫刑之意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則已出以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晋則不爲不臣也名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晋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我本支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故再書其名以爲後戒

晉人秦人圍鄭

三氏

晋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礼於晋且貳於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国危矣若使燭之武见秦晋围鄭既知亡矣若亡鄭亦歸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晋也

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晋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衛侯之執

利晋唯君圖之秦伯欲肆其西封不顧秦焉取之顧秦以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君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害且君嘗爲晋君賜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奔晋從於晋侯伐鄭請無逆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之於晋公子特不能厚將以贈亦送之礼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国者不義奉也於是二国结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春秋所書大抵皆与晋兵争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晋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温于翟泉借役於齐鄭勤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晋之心变矣文公既卒而燭之戰秦之伐晋者六晋之至襄公亦六年數千人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其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

公羊

之流

人者侵中國故退

再宋曹而次

侯

既遂侵蕭求

搜而後卒兵也與荆人秦衛之聘同

國亦畧之惟陳氏張氏說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公羊

王使周公閼如晉饗有昌歎白黑形鹽辭曰

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時見使如京師而

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

事此其言

言不敢叛京師也鄭曰遂固受命如京師而不辭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晉尊周

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

事此大夫無遂事此其德薦

叛而不尊天子也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

事此其書皆

事此其職任爲至

日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
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勝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

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

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意莫厚焉魯侯旣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

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所者也則何

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

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爲

書法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

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又經書內大夫爲

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爲遂事不敢以王

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爲

此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九年得臣宣九年

仲孫幾襄二十四叔孫豹昭二十年二叔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

曹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

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

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則何謂乎取之

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

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侵曹之故田左氏穀梁皆以爲曹田公羊以爲曹所

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所

之侵曹之故田左氏穀梁皆以爲曹田公羊以爲曹所

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一年齊人以歸我
又經書田桓元年假田宣元齊取濟西田
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
言汶陽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東灌龜陰
田良二年取漷東汎西田及此年也不係國者
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邾田是也漷東汎西田
文伐邾文也上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卷之三

非礼也猶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

山川皆因郊亦無望可也

卷之三

日午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

曾分其祭可止娶之辭降妻

猶猶者可止娶之神也

或言免猶繼也三望分野之星國中

曾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

或言免猶繼也三望海岱淮海岱

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礼也傷者曰牛爲之

天子秩而祭之觸也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

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亦然乃者亡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于

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礼也傷者曰牛爲之

天子秩而祭之觸也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

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亦然乃者亡

方望謂郊時望祭四方群神

平緝瀆日月星辰風雨神萬岳四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

人衣及縣山川九三十六所岳四

非礼也免牛亦然乃者亡

詞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

三望海岱淮海岱

公不妄地全曰牲傷曰牛亡乎人若曰亡賢

禮記礼者曰祭帝于郊而百神受職焉曾諸侯亡

周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出山祀

郊者天人相与交接之意不

周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出山祀

郊者天人相与交接之意不

周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出山祀

郊者天人相与交接之意不

周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出山祀

郊者天人相与交接之意不

周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出山祀

郊者天人相与交接之意不

周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出山祀

郊者天人相与交接之意不

春祈穀之郊又避天子所用建寅之月執春秋則書魯郊多在四月乃建卯春分之後未有於周正月建子之月及建寅啓穀之

書魯郊者此說亦有見

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爲天日按周禮五帝前期卜日帥廟事而卜日則天子三吉則爲凶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所書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上牲而已春秋亦成故自其道牲十月中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

用郊之用辛日何也穀梁曰郊必

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也

言變始郊用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上牲而已春秋得以二十一下月而正月則正月有變所宜書矣正月有變而改卜尤無害於三月四月有變之郊也穀梁說則與是月在滌三月下旬而卜二月上辛也陸氏說是

傷者曰牛或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

大通

年定十三

卜之後則左氏

年歲比

性而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曰牛卜日曰牲公曰

牛歲比

歲比

傷者曰牛或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

歲比

歲比

性而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曰牛卜日曰牲公曰

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爲非祀止謫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况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爲分野書何哉胡氏取公羊說以爲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則殺故望止於三而以用朱長文之說曰魯視王室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台矣

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礼之不率爲恨胡氏則獨以僭礼之未尽除爲謫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春秋書猶二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与繹謫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朝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僭二望爲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正月也湯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逆

狄圍衛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廟武子曰不可鬼神兆其族類不敵其祀祀鄫何事請改祀命帝丘東都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連師之職戎迨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其迁于帝丘辟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无是功莫不見矣桓之力也及衛文忘齊之大德於鄆四夷安諸夏自狄入衛後不敢加兵於衛者齊又圍衛者亦晉文懸衛之深有以啓之也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晉文與而稍息至是

附錄

此蓋罷三行而更爲上下新軍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

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古文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胡氏其不地者於狄也再書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庐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襄

是年春楚闔章請平于晉

于晉

晋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声如牛卜偃使焉捷往者以爲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亡禍福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年城濮始主爲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侯之命捍王于難錫以秬鬯助以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爲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伐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之勤王固爲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

於侯又盛乎桓公者亦多於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也春秋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不適三川盟則不加王人謂之辨獨不忍爲也夫子正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可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敢文公入此又桓公爲元咺執君不深自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紡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

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春秦師過周而無以敗及渭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生十二北門左右免胄而不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禍師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株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遠也城渭而還威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

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成而加之以敏減文仲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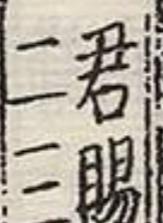
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礼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礼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經作秦師

晋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繼必伐秦師柰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許之先軫朝問秦因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入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舟讐亡无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驛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三年將拜



君賜秦伯素賜素服郊次嚮師而哭

春秋

二十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君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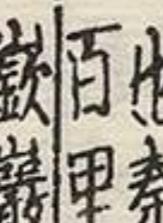


君與姜戎要之殺而繫之囚爲隻輪无反者其言及姜戎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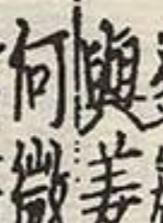
君何微也稱人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

也



君豈巖是文王之所辟風兩者也吾將尸爾焉然而

晋人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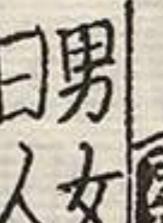
也



君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秦越千里之險入

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乱人子女之教无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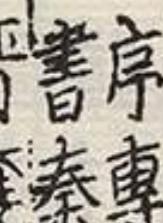
君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

也



晋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

也



晋襄親將紹不称君者脩邊葬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

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

也

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誅利人之危而襲其罪云何客人之

也

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爲功

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懷

利以事其君父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粗與利之所
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兩失則禽獸
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

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殲戰公殲皆以爲狄秦張氏曰公羊經不書師
敗秦師爲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
恐非朝法其曰秦之爲狄自殲始則亦必有所傳
也趙子以及字爲衍文蓋據晉師白狄伐秦秦人
始之法趙子說未必然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晋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

公羊作穀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秋襄仲復伐邾注魯亦因晋喪以陵小國
此皆不勝忿懥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
○胡氏責書其事而義自見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爲爲之
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
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
也舊公以成風之有助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
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

朝且辱有

○張氏

間晉而聘邾所以因齊

聘而朝之以自托也

○公即安也志於爭伯也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皆有
於度外故不逾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
伯絕續之會三強聃聃之秋欽

乙巳葬于小寢十一月十二日誤

○公

即安

胡氏

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

也若終不於正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

九月

霜當微而重重而不

能殺草所爲灾

○公

羊

何以書記異也

也何異爾不時也

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

之內，信公在位三十三年，實寫魯之賢君。當其初歲，
齊會無蠱，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
先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爲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
齊，會無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
稍稍忘遠，可相矣。但盟禮樂政，淮夷牧峒野雖一時
之南顧後宋襄，繼陽穀則公。豈返遽有修明君臣上
之重，乃乞師。蛮荆尊之以先，代協贊姻，以得曾大矣。蓋中興其耶？
勝如十一年季友卒後，減文以伐齊，贊姻隣以爲齊，
楚城項會楚之失備，見於仲以伐齊，贊姻隣以爲齊，
棄夏盟而助楚之失，見於仲以伐齊，贊姻隣以爲齊，
則無敵君之節，須向之有從信。公經之何向竊非晉公子遂之專權，
不足掩先。晉文肇造之，專權自國之基也。皆肇於周
之，則之。師不足掩，至獻之功，不以追其責哉？先儒
始公孫，教帥而季孫耶？此信之不足掩，升陞之辱，取穀
功之首罪之列，亦曾公之編，則僖帥而季孫也。孟孫氏始公，
國信氏始之。子友滅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
功之首，公孫之編，則僖帥而季孫也。孟孫氏始公，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